

# 私雨，公雨

世上的雨，有兩種：一種是在家時下的，一種是在公司時下的。

在公司裏，玻璃窗厚厚的、鏗亮的，雨點打在上面，像焦急的叩門聲。抬起頭，瞥一眼，心裏說：「哦，落雨了。」然後繼續低頭打字。有時大雨滂沱，整面窗子都模糊了，也不過是嘆一句：「好大啊。」然後繼續去茶水間沖咖啡、「叮」便當。人在房間裏，被方案、紀要、PPT層層包裹，雨只是玻璃外的一層濾鏡。

可周末在家裏就不同了。雨剛落下第一滴，就聽見了。打在陽台的欄杆上，是脆脆的；打在書房的窗玻璃上，是悶悶的。趕緊走到窗前看一看。雨點瞬時就密了，心也跟着，急起來，想着是不是還有沒收好的衣服，是不是還有窗戶沒關嚴實，通通過一遍，才安心。

似乎，在家時下的雨，是自己的；而在公司時下的雨，是別人的。其實這也有些道理。在公司，時間是被拉直的，無暇他顧。雨是急是緩，雨引起什麼事，都和自己無關，工作是唯一主題。

而在家裏，一切都是自己的事，要擔心衣服、花盆、門窗，雨直接跟你單線聯繫，沒人共同承擔。而且時間也是鬆弛的、彈性的，可以純粹地望著雨發呆，當然也可能要盤算著調整計劃。雨若一直不停，原本打算出去打球、逛街等好些安排，都要泡湯。所以，這雨的天係就大了，就要不時起身向窗外看看雨勢，希望能看到一絲雨變小的跡象。當然了，若原本拗不過情面被迫答應一起打球、逛街，那麼雨簡直就是大救星，也不時會看看窗外，祈求雨落個淋漓盡致。

在公司時的雨，只是工作的背景音；在家時的雨，卻是生活不能迴避的一部分。以前讀歷史故事，總是嘲笑那個笨頭笨腦的晉惠帝，他聽到蛤蟆叫聲便問：「此鳴者為官乎，私乎？」如今，自己居然也胡思亂想雨的公、私了。



##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 車輪泡芙

有些食物，從一出生就沒辦法當配角，比如大名鼎鼎的車輪泡芙（Paris-Brest）。光看外形便已經先聲奪人，更何況人類從古至今似乎都對「圓形」有執念，一直試圖將美好的願景套進這個「完美」的幾何圖形裏。法國人自然也不例外，只不過願景先進了烤箱，又進了肚。

「Paris-Brest」，名字聽起來像從巴黎到布雷斯特。實際上，還的確跟這一段路有關。一八九一年，巴黎至布魯斯特自行車賽正式開跑，作為法國民間的頭等盛事，沿途萬人空巷。賽道旁一家甜點店的師傅靈機一動，為了向這場耐力比拼致敬，將經典泡芙變成了圓環狀，象徵滾滾車輪。在那個還沒有能量棒的時代，這個創意自然也就變成了車手們的「能量補給站」。果然，法國人浪漫起來，連卡路里都充滿了儀式感。

時至今日，在甜品愛好者心中，車輪泡芙的地位也不輸馬卡龍、拿破崙。跟普通泡芙相比，這個大圓環絕對是異類，如果你把前者比作軟綿綿、中規中矩的溫柔，那後者就是毫無準備的「冒險」：體積大、奶油多，脆殼上撒着烤杏仁片，中間躺着近乎奢侈的榛果焦糖奶油——對，這才是靈魂所在。普通卡仕達餡當軀殼，一口一個，相安無事；可它，硬是要把榛果烤到焦香，再跟焦糖一起研磨成醬，最後拌到輕盈的黃油霜中。入口第一秒是泡芙殼的清脆、餡的綿密，之後榛子、焦糖的氣勢一股股襲上來，把甜味拉得悠長，怎麼吃都不會膩，反而讓人越來越深陷其中，也許它最危險之處也在這，大大方方理直氣壯，根本不給你逃跑的餘地。

有趣的是，雖然叫「Paris-Brest」，但這道甜點在布魯斯特反而不太常見，據說是因為當年的自行車賽太出名，被巴黎甜品師搶先註冊了名號，於是布魯斯特人只好聳聳肩，繼續吃家傳的可麗餅。



##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前不久換了辦公室，正在收拾書櫃，聽到撲棱撲棱，抬頭一看，一隻喜鵲站在窗外。走近去看，牠卻飛走了。原來，窗外有一條窄窄的平台，將夠一隻喜鵲漫步。這位不速之客讓我有些欣喜。此前的辦公室在十樓，窗外沒有平台，雖也偶有小鳥倩影掠過，卻從未如此近距離拜訪。沒想到，這次換到二樓的辦公室，竟還有此福利。

第二天，喜鵲沒來。我想，或許牠第一天的來訪是個偶然事件吧。不成想第三天上午喜鵲又來了，當然我

不知道是不是前天那一隻，在我看來，天下的喜鵲長得都差不多。如果是同一隻，而且在我使用這間辦公室之前牠也曾來過，那麼，估計牠也認不出辦公室已經易主。不過，也許此前的主人曾餵過牠一點什麼，由此才養成了牠常來常往的習慣。

接下來的幾天裏，喜鵲繼續不定期來探訪。我開始琢磨是否要從家裏帶點水果或麵包屑之類的東西，放在平台上，吸引這傢伙定期來玩，或者說，延續牠和上一個人類朋友可能締結過的某種約定。還沒等我把「進

貢」餵食的設想付諸行動，喜鵲最近一次來訪時，竟然叨着半顆核桃。在平台上落定後，牠旁若無人地啄食核桃肉，偶然看一眼窗內的我。似乎在分享吃到美食的快樂，似乎暗示我該給牠點什麼，又似乎提醒我繼續履行辦公室上個主人的諾言。很快，核桃肉被啄食一空，喜鵲飛走了，有意思的是，牠把空殼也叨走了，看來，在我成為供養人之前，牠不願意讓我掌握任何牠來過此地的證據。

當然，這個關於喜鵲的故事，除了牠真實來過幾次外，其餘皆是我的

想像。而所有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源於窗外這條水泥平台。我不知道當初的設計者給這個平台賦予了什麼功能，但肯定不是吸引喜鵲。而世事如水，一塊不在意料中的石塊，便會改變其流向。無心插柳，卻帶來令人興奮的景致。希望喜鵲常來，更希望是同一隻。



##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種蕉又怨蕉

事，有個靈魂即將託生，冥王判他做富人，靈魂卻只求衣食無憂、無是無非，能燒清香、吃苦茶，安穩度日，冥王回答：「要銀子便再予你幾萬，這樣安閒清福，卻不許你享。」

清福，是清閒、清淨、無煩事在心頭的福氣。冥王寧可多予那個靈魂幾萬銀子也不許他清福，潛含着清福遠比富貴更難得的道理。

現實中，許多人卻經常有清福而不知珍惜。沒事時渴望成事，有小成則覬覦更大的成功；沒財富時只求

溫飽，有積蓄便貪求更多資產；沒閒暇時盼休息，真得空閒又嫌平淡，非找些事做。在奔波忙碌與四處應酬中，錯過清風明月，忽略陪伴家人，把日子過得焦慮重重，疲憊不堪。

而且，我們一邊主動追求，一邊又暗自抱怨，就像那首「芭蕉詩」裏的對話：書生追求一位小姐，小姐窗前種了芭蕉，風吹芭蕉葉「颯颯颯」的聲音吵得書生睡不着，他在芭蕉葉上題詩：「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

瀟，晚也瀟瀟。」實際上，是書生在追求那位小姐而心緒不寧。那位小姐拿起筆在芭蕉葉上回覆：「是君心緒太無聊，種了芭蕉，又怨芭蕉。」原來是書生自己，心頭多事，種了芭蕉。



##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 校服換季

服外出，衣櫃也懶得「執拾」。然而，有在學孩子的家長都知道，學生需要穿着整齊校服上學，而香港中小學的校服都分成夏季及冬季，當中並有套裝及運動裝。香港大部分學校在復活節假期之後，便會從冬季校服「換季」為夏季校服，年年如是。

這看似雞毛蒜皮之事，為人家長方知辛酸。首先可以算算一個學童在中小學階段到底要多少套校服。套裝就是恤衫、西褲或裙子，運動服就是上衣及褲子，夏季和冬季就是長短袖及厚薄之分，冬季當然另加厚綿大

襖。學校每周一上課五天，再加上周末的其他活動，校服必然要洗換更替。由是，每名學生一般需要套裝及運動服總共四套。另一個問題是學生都在發育階段，不可能一套服裝從初小至高小，甚至到達中學階段一直穿。就以我兒為例，男孩會持續增高，大概兩至三年便要購置新校服。屈指一算，他從初小至現在高中，總共已經穿過十六套校服。

每次「換季」便要將對應的校服拿出來，並要試穿是否合身。尤其是男生的褲子，如果太窄太短又要重新

購置，可是原來的褲子仍然簇新，就此棄掉十分浪費。校服有別於休閒服飾，不可以轉贈他人或放入回收箱，那便如何處理？

我觀看內地電視劇，所見的學生角色都只是一套運動服，簡潔而節約，其實學生真的不用耗費資源在服飾身上。



##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圖畫展覽會中的藝術品交易

的穆索爾斯基鋼琴組曲《圖畫展覽會》，以及李斯特交響詩《匈奴之戰》。

作為華托為熱爾尚畫店創作的門店巨型招牌，《熱爾尚畫店》中所呈現的畫面實則完美契合穆索爾斯基名曲《圖畫展覽會》中試圖用音樂打造的場景。華托用一個近乎寬銀幕的視角和焦點透視構圖將整個畫店的橫切面示人。畫店布局應借鑒了整個十七世紀在歐洲頗為流行的畫廊畫，無論是王公貴族的宅邸還是畫店的布置，這種房間上下幾層鋪滿畫作的方式，實質上今日依舊是西方各大藝術機構的主流陳設。畫中並非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場景，那些牆上懸掛的魯本斯、



凡·戴克等名作也並非是熱爾尚所有。畫家只是在試圖還原一個畫店內真實的情境：右側在櫃檯內外圍着的是感興趣的潛在買家；左側則是幾位已經選購完作品的買家，正看着自己

的收藏下架打包裝箱。當時藝術品交易的全套產業鏈在畫中一覽無餘。由於畫作本身曾被切割成兩部分後重新拼接而成，因此本張黑膠唱片包裝的設計也非常新穎——封套和封底各佔原作一半。封套是選購中，封底是成交後。

「碟中畫」穆索爾斯基《圖畫展覽會》&李斯特《匈奴之戰》／《熱爾尚畫店》



## 藝加之言

王加

逢周三見報

# 「公園+」豐富遊園體驗



圖為遊客在深圳國際園林花卉博覽園內賞花。

近年來，深圳以「公園+」豐富市民遊園體驗，創新推出深圳灣公園「公園BOX藝術輕空間」，疊加公園書吧、無人機智能配送等便民配套服務。

在依條例規範市場化運營的基礎上，「公園+」通過聯動周邊商



## 灣區逸趣

逢周三見報

新華社

# 巴斯之旅

「要是簡奧斯丁活着，她還能認出現在的巴斯嗎？」這是遊覽距離倫敦約一小時火車車程的巴斯特鎮時，那裏的奧斯丁中心製作的視頻提出的問題。巴斯擁有全英絕無僅有的天然溫泉，歷來是休假、療養勝地。奧斯丁和母親、姐姐在父親去世後在那住過，她的小說《勸導》（Persuasion）還以此地為背景。奧斯丁中心根據歷史淵源和現代影視製作布置展覽，服裝、物件、圖片樣樣都有，並讓中心工作人員角色扮演，穿着十八世紀的服飾拍攝了名為《奧斯丁小姐一日遊》的短視頻。

我到巴斯不僅因為欣賞奧斯丁的創作，還因為明年到倫敦教學，要引導我學生討論以奧斯丁原著為素材進行再創造的中文網絡「同人」小說。屆時計劃帶他們參觀與奧斯丁有關的場所，除了巴斯，還有她生命最後七年住過的「肖頓」（Chawton）別墅：是她一位過繼給有錢親戚的弟弟，贈予貧困的

母親和姊妹的，讓奧斯丁能在最後幾年衣食無憂，不至流離失所。奧斯丁生前發表的幾部小說由另一位兄弟和出版社聯繫出版，未署真名，只說作者是「一位女士」。直到奧斯丁過世後，訃告中才披露了她是傳世作品如《傲慢與偏見》的真實作者。即便出身中產階層，受過良好教育，那時女子在經濟上多半還得依靠男性親屬。

巴斯如今是世界聞名的旅遊城市。一邊是豪華店舖，另一邊則是羅馬浴場、皇家新月大樓等古建築。奧斯丁是否能認出舊地不知，希望女性的社會地位、生活狀況幾個世紀以來已有所進步。至少奧斯丁中心的女工作人員找到了獨立謀生之道。



##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